

張之洞

六

唐浩明

著

岳麓書社

岳麓書社

張之洞
六

唐浩明
著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張之洞/唐浩明著. —長沙: 岳麓書社, 2010

ISBN 978-7-80761-360-2

I. 張... II. 唐... III. 歷史小說——中國——當代
IV. I247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覈字 (2010) 第011536號

張之洞(全十冊)

作者: 唐浩明

責任編輯: 曾德明 朱樹人

封面設計: 胡 穎

岳麓書社出版發行

地址: 湖南省長沙市愛民路47號

電話: 0731—88885616 (郵購)

郵編: 410006

網址: 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開本: 787×1092 1/16

筒頁: 912

字數: 1050千字

ISBN 978-7-80761-360-2/K·278

定價: 1280.00圓

承印: 揚州文津閣古籍印務有限公司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 請與本社印務部聯繫

電話: 0731—88884129

目錄

題記

一

第一章 清流砥柱

一 張之洞拍案而起，憤怒罵道：崇厚該殺

一

二 京師清流黨集會龍樹寺

一四

三 慈禧看到一個社稷之材

三一

四 慈禧欽點張之洞爲癸亥科探花

四二

五 原來張之洞短身寢貌，慈禧打消破格提拔的念頭

五七

六 楊銳向老師訴說東鄉冤案

六五

七 前四川學政爲蜀中父老請命

八一

八 張之萬對堂弟說：做官是有訣竅的

九四

九 爲藉東鄉之案做文章，醇王在清漪園召見張之洞

一一〇

十 慈禧送給妹妹的禮物居然被人踢翻在地

一二二

十一 附子一片，請勿入藥

一三三

第二章 燕山聘賢

- 一 赴任前夕，張之洞深夜造訪醇王府 一五一
- 二 王夫人突然難產去世 一六〇
- 三 一位報國心強烈的熱血之士，偏偏年輕時又錯投了主子 一七八
- 四 出山前夕，桑治平與張之洞約法三章 一九二
- 五 來到山西的第一天，張之洞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罌粟苗 二〇六
- 六 遭遇的第一個縣令便是鴉片鬼 二二五

第三章 投石問路

- 一 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時霖的禮品，張之洞頓生反感 二三三
- 二 衛榮光向後任道出山西的弊端 二四〇
- 三 張之洞決定做出一兩件醒目的大事來 二五一
- 四 王定安貢獻三條錦囊妙計 二五五
- 五 解州書院裏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 二六九
- 六 敢參葆庚、王定安，看來張香濤不是書呆子 二七六

第四章 晉祠知音

- 一 爲了五萬兩銀子，張之洞不得不違心替票号老闆辦事 二九一

四 聖母殿裏的靈籤 三〇〇

三 夜闌更深，遠處飄來了琴聲 三一九

二 時中有人抄謄官報 六二三

第五章 清查庫款 六〇三

一 爲獲取賑災款被貪污的真憑實據，閻敬銘出了一個好主意 三三一

二 胡林翼被洋人氣死的往事，震撼張之洞的心 三四五

三 終於找到了藩司一夥貪污救災款的鐵證 三五八

四 巡撫衙門深夜來了刺客 三六六

五 刺客原來是藩司的朋友 三七六

六 藉朝廷懲辦貪官之機，張之洞大舉清查庫款整飭吏治 三八三

七 秋夜，女琴師的樂理啓發了三晉執政者 三八九

第六章 觀摩洋技

一 英國傳教士給山西巡撫上第一堂科技啓蒙課 四〇一

二 巡撫衙門裏的科學小實驗 四一三

三 唐風宋骨話詩歌 四二五

四 人生難得最是情 四三八

五 離開山西的前夕，張之洞纔知道三晉依舊在大種罌粟 四五一

第七章 和耶戰耶

一 恭王府裏的密謀

四六五

二 慈禧深夜召見李鴻章

四八一

三 醇王府把寶押在對法一戰上

五〇一

第八章 諒山大捷

一 面對砲火，好談兵事的張佩綸驚惶失措

五一三

二 馬尾一仗，毀了兩個清流名臣的半世英名

五三二

三 海隅荒村，張之洞恭請馮子材出山

五四四

四 來了個精通十國語言的奇才

五六一

五 馮子材威震鎮南關

五八〇

第九章 試辦洋務

一 爲籌銀錢，張之洞冒險重開闡賭

六〇三

二 朝中有人好做官！張之洞派楊銳進京入朝

六二三

三 以三十萬兩銀子上繳海軍衙門爲條件，換取闡賭的合法進行

六三三

四 難道是她？是那個多少年來魂魄所係的肅府丫鬟

六四八

五 陳念初原來是桑治平的兒子

六六五

六 海軍衙門和頤和園工程攬到一起了

六八四

七 醇王檢閱海軍，身旁跟着握長煙管的李蓮英

六九六

八 世俗之禮都是爲常人設的，大英雄不必遵循

七〇九

九 半百再得子，張之洞歡喜無盡

七二二

十 以中國百姓第一次看見電燈的喜樂來慶賀兒子的滿月

七三三

第十章 籌議幹綫

一 香濤兄，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撫嗎

七四三

二 爲了一個麻臉船妓，禮部侍郎自請削職爲民

七五七

三 經閣敬銘點撥，慈禧重操制衡術

七七〇

第十一章 督建鐵廠

一 盛宣懷『官督商辦』之策，遭到張之洞的否定

七八五

二 遊方郎中給張制臺潑下一瓢冷水：橘過淮南便成枳

八〇二

三 病人膏肓的黃彭年冒死勸諫張之洞莫辦洋務

八三七

四 以包攬把持在湖北建國中之國

八四八

第十二章 參効風波

八四八

一 爲獲取信賴，候補道用高價從書呆子手裏買來一部《解讀東坡》

八六一

二 歸元寺狀告湖廣督署總文案

八七五

三 爲早誕皇子，翁同龢向光緒帝獻蛤鹿冷香丸

八九三

四 看到袁昶的密信後，張之洞頭暈目眩，虛汗直冒

九〇六

五 當王之春亮出鹽政賬目單時，準備大幹一場的李瀚章立刻軟了下來

九一九

第十三章 外賓訪鄂

九五〇

一 馬鞍山鄉民把洋礦師打得傷筋斷骨

九三三

二 思想不羈而又心緒愁苦的貴公子

九四七

三 古老的蘇格蘭情歌，勾走了辜鴻銘的魂魄

九六五

四 偷情的辜鴻銘被英國商人扭送到領事館

九七八

五 俄國皇太子將要參觀漢陽鐵廠，這可是一樁揚國威振民氣的大事

九九〇

六 在愛國之情的鼓動下，鐵廠槍砲廠以高昂的熱情造假

一〇〇八

七 江湖郎中從武當山帶來九截罕見的焦桐琴材

一〇三五

八 新軍衙門時時喧鬧，工部局派員調查

六八四

九 謝金樹親來晏桑前平陪京干

六六五

第十四章 署理兩江

- 一 亘古未有的中西合璧婚禮，在湖廣總督衙門裏舉行 一〇五一
- 二 趙茂昌給張之洞送上一個經過專業調教的年輕女人 一〇六六
- 三 正當朝廷內外忙於為慈禧祝壽時，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一〇八三
- 四 復出的恭王感嘆：即便貴為皇伯，也不能沒有權力 一〇九九
- 五 恭王府裏，敗軍之將一吐苦水 一一一五
- 六 東山再起的恭王，欲以戰和兩手應付危局 一一三二

第十五章 與時維新

- 一 桑治平寄重望於張家二公子 一一四五
- 二 桑治平決定跳出名利場，與初戀情人一道融入天地造化之中 一一六〇
- 三 『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養轉深沉』。朱熹的這兩句詩給張之洞以啓示 一一七六
- 四 若康有為能為我張之洞所用，豈不更妙 一一八八
- 五 張之洞資助的《強學報》，竟然以『孔子卒後』紀年 一二〇二
- 六 焦山定慧寺留下張之洞『與時維新』的楹聯 一二二三
- 七 采石磯上，師生賓主射覆續聯打詩鐘 一二四五

第十六章 中體西用

一 受譚繼洵之託，張之洞着力開導譚嗣同，勸他以捐班入仕

一二六七

二 漢陽鐵廠弊端重重難以爲繼，不得已由官辦改商辦

一二八二

三 張之洞以欽差之禮接待梁啟超

一二九六

四 總署衙門東花廳，康有爲舌戰衆大臣

一三一五

五 大變局前夕，鹿傳霖傳授十六字爲官真訣：啓沃君心，恪守臣節，力行新政，不背舊章

一三三一

六 集湖廣幕府之才智，做維新護舊之文章

一三五二

第十七章 血濺變法

一 六十九歲壽誕這天，《詔定國是》的起草者翁同龢被削去一切職務，驅逐出朝

一三七一

二 奉旨進京的張之洞突然半途折回

一三八五

三 老太婆提醒慈禧：是不能讓皇帝再胡鬧下去了

一四〇二

四 小軍機譚嗣同無情奚落大軍機剛毅

一四一九

五 光緒帝兩頒衣帶詔，譚嗣同夜訪法華寺

一四三三

六 百日維新全軍覆沒後，張之洞憂懼難安

一四五五

第十八章 互保東南

一 面對廢立大事，三個總督三種態度

一四六七

二 蝮蛇螫手，壯士斷腕

一四八三

三 兩湖書院畢業的自立軍首領唐才常勸張之洞宣佈湖廣獨立

一四九六

四 爲對付湖北巡撫，湖廣總督半夜審訊唐才常

一五一二

五 請密奏太后，廢掉大阿哥

一五二七

第十九章 爆炸慘案

一 八閩名士向張之洞獻融資奇策

一五四七

二 徐建寅罹難，暴露出火藥廠種種弊端

一五五六

三 連皇帝都敢假冒，這世界利令智昏到了何等地步

一五七一

四 爲着一個婢女，盛宣懷丟掉輪電二局

一五九五

五 秦淮河畔，兩江總督與賣菜翁暢談六朝煙水氣

一六一三

第二十章 後院起火

一 一心要破譯蝌蚪文的張之洞，給京師學界留下一個千年笑柄

一六二九

二 端梁聯手欲藉織布局的貪污案將張之洞轟下臺

一六四四

三 處理織布局的貪污案，是個棘手的難題

一六五四

第二十一章 翊贊中樞

一 袁世凱用三牛車龜板甲骨，換來了張之洞的以禮相待

一六六七

二 力禁鴉片的張之洞沒想到十多年來居然自己天天在喫鴉片

一六八四

三 瀛臺涵元殿，袁世凱在光緒遺體旁痛哭流涕

一六九九

四 陳衍獻計：用海軍大臣作釣餌，誘出『保袁』的枕頭風

一七一—

五 桑治平道出四十八年前的秘密

一七二二

六 他說，他一生的心血都白費了

一七三九

第十三章 外賓訪鄂

一 馬鞍山鄉民把洋礦師打得傷筋斷骨

人受賄勒索這種事，張之洞一向十分痛恨，趙茂昌的這些不法行爲，儻若在平時由他來辦理，撤職固然不可免，很可能還要籍沒家產，投入監獄。但想到趙茂昌此次被劾，是因為他張之洞的緣故，且這些事也沒有——去查實，故對趙茂昌心存憫惻。雖遵旨革了趙茂昌的職務，但又專門爲趙置了一桌餞行酒，叮囑趙回原籍後務必息影鄉居，等兩三年後再來。趙茂昌感激總督的這番好意，表示今生將死心塌地爲張之洞奔走効力。

張之洞是個情緒易受波動的人。徐致祥大參案，弄得他幾乎半年不得安神，最爲委屈憤慨的時候，他甚至想掛冠而去。張之洞的這種心緒，大大影響了龜山脚下鐵廠的興建速度。祇是因為有蔡錫勇、陳念初這些鐵政局的督辦、會辦們在頂着，包括煤礦、鐵礦在內的整個鐵廠興建工程纔沒有停工。但有不少必須儘快辦的事因此而拖延，造成工程近五十萬兩銀子的損失。這筆巨大的損失該由誰來負責呢？能由徐致祥負責嗎？維護朝綱，糾彈瀆職，是大理寺卿的本職，徐致祥沒有責任。是光緒皇帝和翁同龢的責任嗎？查訪實情，整肅吏風，是在上者的治國正務。光緒和翁同龢也沒有責任。是張之洞的責任嗎？墨守成規者最不易出差錯，勇闖新路者總難免要遭挫折，幾成人世定規。一心爲國的人反遭攻訐，庸碌無爲者仕途順暢，這叫人如何想得通！他張之洞不是聖人，情緒波動似難深責，他又怎能承

擔多少責任呢？

半年後，張之洞纔從陰影中慢慢走出來，重又投身於以鐵廠爲主的洋務事業中去。

不料，沒有多久，馬鞍山煤礦一場礦局與鄉民的鬥毆案，又將張之洞推入了是非漩渦。

馬鞍山北距武昌城八十里，屬於江夏縣地面。江夏縣沒有縣城，縣衙門就設在武昌府城裏。馬鞍山乃禿嶺，樹木不多，野獸也不多，自古以來便是一座無主的荒山。二十多年前，李鴻章做湖廣總督時，曾聘請三位英國礦師在湖北境內踏勘礦務。英國礦師在馬鞍山的仙女嶺腳下發現了煤礦，並組織人員開採。半年後，李鴻章離開武昌，他的哥哥李瀚章入主湖廣衙門。李瀚章對洋務不感興趣，英國礦師因此離開馬鞍山，剛剛開始的湖北採煤業半途而廢。英國礦師臨走前，指着井邊剩下的幾座煤堆，對前來看熱鬧的鄉民說，你們把這東西拿回家去，它可以當木柴用。

這堆東西，散狀的像黑黑的泥砂，塊狀的又像燒焦的鍋巴，它能當木柴用？能煮飯炒菜、燒水取暖嗎？鄉民們半信半疑地挑回家去，按照洋人教的辦法去做，果然爐子裏生出熊熊的火焰來。這黑傢伙真好，它既有木柴的功能，又比木柴經燒，且沒有煙，也好搬運貯藏。在事實面前，鄉民們信了洋人的話，都來搬取，井邊的煤堆很快便被挑盡燒光。於是有聰明膽大的，便自己下到煤井裏去挖，居然也挖到了煤。煤挖多了，除自己用外，還可以賣給別人，住在仙女嶺附近的十幾家農戶便這樣最早地發了一點洋財。消息傳出去，引來不少前來淘黑金的人。馬鞍山的山前山後，嶺腳坡腰，便佈滿了用鋤頭鐵鍬打井挖煤的莊稼漢。原本被視爲一無可取的寂寞荒山，頓時變成可以發家致富的熱鬧寶庫。到後來，那些本錢大能力强的人便將煤井越開越大，越開越多。本錢少能力弱的，便來投靠他們。前幾年，馬鞍山一帶便形成周、張、沈三大集團。三家分割地盤，各自發展，儼然成了馬鞍山的

主人似的。江夏縣衙門見馬鞍山挖煤有利可圖，便在此地設了一個稅卡，一百斤煤炭收十文錢。三個老闆本不情願，但一想到既向官府納了稅，也便取得了官府的認可，今後則可以名正言順地佔據這塊地盤，子子孫孫傳下去，於是接受了官府的徵收。江夏是個窮縣，有了煤稅這筆收入後，這幾年從縣令到衙吏，個個都從中得到厚薄不等的好處，故而都希望馬鞍山這個現狀能長久維持下去。不料張之洞要辦漢陽鐵廠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，馬鞍山的好夢被攪了。

徐建寅帶領的包括兩個洋匠在內的一批人馬來到馬鞍山，映入他眼簾的是一大群忙碌而雜亂的挖煤運煤的鄉民，從小在嚴格的科學技術氛圍中長大的徐會辦，不由得雙眉緊皺。他內心爲這個場面而痛苦：這哪是在採煤，這是在掠奪大自然，是犯罪的行爲！必須立即制止這種紛亂的狀態。這不僅是爲了日後的礦務局，作爲一個科學家，徐建寅更本能的反應是：要保護大自然賜給人類的充裕財富，讓它更好地爲人類服務，更長久地爲人類造福。

徐建寅代表煤礦局，與周、張、沈三家商量，要他們立即停止一切採煤行爲，以便對馬鞍山作全面的探測、評估和機器採挖井點的選定。周、張、沈三家的代表不作絲毫考慮便斷然拒絕。徐建寅見直接找挖煤者行不通，便去找江夏縣衙門。縣令呂文魁明知道理上說不過煤礦局，但馬鞍山煤窑是縣衙門的一個金庫，他實在不願意就這樣被奪去。呂縣令採取了中國官場上一個慣用而有效的措施：拖延不辦。他嘴上應付着答應調解，實際上沒有任何行動。馬鞍山無序採煤照常進行，縣衙門的稅卡也照常收稅。兩三個月過去了，一點動靜都沒有。這段時間裏，煤礦局祇得在仙女嶺以外山嶺上勘查，但勘查的結果是蘊藏量不大，從煤層的走向分析，大量的煤埋在仙女嶺地下。徐建寅無法，祇得具函稟報張之洞，請總督出面。因爲牽涉到江夏縣的民事糾紛，按理當由省巡撫衙門出面敦促武昌府衙門

去處理，於是張之洞叫文案所擬文咨湖北省巡撫衙門。

趙茂昌被撤後，總文案便由梁鼎芬兼任。他將書院事委託給總教習，自己長住衙門。湖北巡撫譚繼洵接到由梁鼎芬起草的咨文，匆匆看了一眼後，便將它置於往來函件櫃裏。咨文在櫃子裏冷冷地躺了半個月後，譚撫臺纔將它重新拿出來，又看了一遍。

之所以一擱便是半個月，主要還不是撫臺公事多的緣故，而是因為他對張之洞的這一套主張和作爲不感興趣，內心深處抱着一股抵觸情緒。他一不相信洋人的那一套能在中國扎根結菓，二不相信張之洞這種勞民傷財的事能辦得長久，但張之洞是總督，又得到朝廷的支持，譚撫臺奈何他不得。藩司王之春、臬司陳寶箴也都附和着張之洞，於是譚繼洵在三大憲臺中便顯得較爲孤立。不過，府縣中却不乏支持他的人，他因此相信自己的看法不是錯誤的。

譚繼洵雖不公開反對張之洞，也不得罪王之春和陳寶箴，但他一再叮囑他的兩個助手：張制臺所辦的事，並不是職分內應辦的事，也不是我們湖北應辦的事，他要辦，我們不阻擋，但我們要守定一個原則，即湖北不能爲他的事拿銀子。當然，湖北應當上交的銀子若戶部公文明言轉給他，我們還是照給，祇是湖北不能再爲他籌銀。張之洞也不苛求譚繼洵，祇要他不阻擋王之春將戶部明文規定的銀子轉過來就行了。兩三年來，因爲有王之春、陳寶箴從中斡旋，張之洞與譚繼洵雖然主張不合，却也相安無事。

畢竟是總督衙門來的公函，畢竟是他巡撫應辦的公事，譚繼洵打發巡捕將武昌知府召進衙門裏來商議。武昌府的衙門也設在武昌城裏，位於巡撫衙門三里遠的西南角，與三里外東南角的江夏衙門一起，和巡撫衙門組成了一個等邊三角形。